

桂花

刊头书法 侯荣康

书画艺坛

时光悠悠,如潺潺溪水般蜿蜒流淌,回首望去,那繁星点点般闪亮在记忆的水面上久久未曾消散的,原是儿时最爱的烟花。伴随着逢年过节阖家团圆的烟火气息,那空中绚烂的一瞬,成为心中永恒的美好。

去年过年,我们来到了安徽的一个古镇,那里有好多烟花爆竹店,街上的小孩也基本是人手一挂鞭炮。噼里啪啦,噼里啪啦,安静的古镇里这种声音甚是常见。到了晚上,太阳彻底消失在河面,随着一颗粉色的烟花升空绽放,“交响曲”随即开幕。路上,不论是当地人还是旅客,都拿着各种各样的烟花。我们找了块河边的空地,先拿仙女棒试试水。接下来是加特林迷你版,手里拿着,两秒射出一颗火花,虽然在这“交响曲”中,它显得微不足道,但在河边这块小天地,我们对这些小儿科的东西充满了新鲜感和向往。这一幕似曾相识,总感觉缺了些什么……

回到酒店才想起来,小时候每年春节,家里所有人都要聚在一起吃年夜饭,晚上我们还会挤在

光阴里的烟火

田林第三中学 陈玲瑄

外公家的小床上,盖着那专属于老家的厚重棉被。因为还小不可以熬太晚,只能透过窗帘缝隙看烟花在空中闪耀,听着噼里啪啦声和外公那响彻整个屋子的呼噜声渐渐入睡……

印象最深的那年,妹妹缠着爸爸问东问西,爸爸解释过年放烟花的原因:传说中,每到新年之际,年兽便会冲进村落吃人,人们发现年兽害怕火光和响声,因此在春节期间烧竹子产生爆裂声,吓退年兽,保佑平安。后来,随着火药的发展,过年放烟花成为传统习俗,它代表着团圆和谐,繁荣昌盛。我们吃完年夜饭,五个人穿着羽绒服挤在车里,外公给爸爸指路回家,我和妹妹难得和谐不吵架。到家,刚刚洗手,只听外头:“咻——砰啪!”“哇!那边!姐姐你看!我们这个位置刚刚好可以看到烟花!”我赶紧跑到窗台。“第一次见有人这么早就放烟花了!好

美!”五彩斑斓的烟花在楼房上方绽开,像蝌蚪一样的火星朝四周迸开,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蓝的……此起彼伏。那场面所带来的无限希望与喜悦,无疑是我记忆中最为快乐的时刻之一。五个人挤在窗台前,透过不是很明亮的玻璃,欣赏着,享受着,玻璃上映出一家人模糊的笑容。记忆里,那笑容是多么澄澈,多么明净,那是只为团圆的幸福而绽放的笑容。我不是第一次看烟花,但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完整,这么长时间的烟花。似乎持续了两分钟才渐渐平息。我和妹妹被烟花狠狠触动了,洗漱时一直在讨论如果明年我们也可以放烟花,那会是怎样的场景。“我们要把所有烟花都放一遍!”“但是怕着火,得在河边放呢。”“那可一定要把舅舅叫来,他力气大,说不定可以把我抛到和烟花一样高的地方呢!”……

然而接下来的几年,因为种种原因,我们没再放烟花。前几个月,曾外祖母过世了……这意味着再没人组织聚会了。

我想,或许我们一家人永远都

聚不起来了。老人家在世,才会想着把儿女召集来,欢聚一堂,谈谈许久未见的思念,谈谈团圆的喜悦,谈谈新的一年展望……如今,慈祥爱笑的外公变得沉默了,或许是因为大家都在看手机他插不进话;力气大到可以把妹妹“抛上天”的舅舅变得劳累没有精神,或许是因工作太忙了;爱开玩笑的姨公也逐渐更加沉迷手机……黑夜越来越亮,过年时却那么安静。我想,或许就算聚起来了,那也不是当时的模样了吧。之后,每逢过年,我的心中总是充满遗憾。

可那年的烟花却格外耀眼且漫长,它的余波在我心中回荡了六年多,每当想起那场烟花,就像是时光倒流,“盛世”重现,那天跨年的短短几个小时将永远铭刻在我心!以后聚不起来,那就聚不起来了吧,至少,那年的我们,都到齐了。

那晚的烟花,那光阴里的烟火气息,或许再不能复刻,那就让它在回忆里恒久存放吧,或许会如美酒般,越久远越醇香,越值得回味。

(本文获第二十届中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上海赛区初中组一等奖)

董璇

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中国画专业优秀学员,上海戏剧学院(花鸟画)高研班成员,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员。她师从书画家茆帆先生、海派画家沁园翟玉刚先生学习中国画,同时跟随杨逸明老师研习诗词,在笔墨与文思间深耕传统艺术。



▲ 国画《荷风双侣图》



▲ 国画《晨逸》

你能借我手机吗

崔立

电话,能感受到他的急迫。很快,他把手机还给了我,说要给我钱。很尴尬的是,他的手机还是死机的那个凝固画面。那个男人说:“对不起,我的钱都在……”我笑着说:“不用给钱。”那个男人走后,几个先前拒绝他的人,都走近了我。一个老人说:“小伙子,你还是太年轻了,小心上当啊。”一个中年女人也说:“是啊是啊……”我朝他们笑笑。

几天后,我去附近的一家餐馆用餐,店名字叫实在海鲜餐馆。挺有意思,实在。客人还不少,我捡漏一样地找了个座位。点菜的老板走来,居然是那天找我借电话的男人。男

人朝我笑了,说,你想吃什么,我请客。我说,不用不用的。我点了三个小海鲜,菜量不小,味道也不错,价格不贵。我吃得大快朵颐。临买单时,男人说什么也不要,说你那天帮了我大忙,不然那批海鲜都拉回去了……

后来又光顾了几次。我是觉得那家店的味道不错,价廉物美,配得上实在这两个字。每次,我都把钱硬塞给老板,老板挺不好意思的,搓着手说,这怎么好,怎么好呢!像他欠我多大人情一样。

文章写到这里,很多人可能觉得我运气好,没碰到骗子。我也理解。不过,我也在想,我们在小心分辨着这个骗子的伎俩的同时,也要善意地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

妈妈,您在天堂里好吗?

妈妈:

窗外的梧桐正抽出新叶。阳光洒在叶子上,亮亮地,像极了很多年前您坐在院子里择菜时,洒在您肩上的光。

可是妈妈,您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。您去了那个叫做天堂的地方。我不确定那里有没有花开,有没有您爱听的戏,有没有人陪您说话。但我确定的是,您一定还在看着我们。用那种安静的、温柔的目光,隔着很远很远的距离,一直看着。

妈妈,您走的那天凌晨,天很黑,黑得伸手不见五指,好像连老天都觉得不忍心再苏醒。我握着您的手,那双手已经没有力气回握我了。可是在我最后叫您的时候,您的眼角流下了一行泪。

我知道您听见了。您只是太累了,走了很远很远的路,终于可以歇一歇了。

这些年来,我养成了一个习惯。遇到开心的事,第一反应是想打电话告诉您;遇到难过的事,第一个念头也是想躲进您的怀里。然后下一秒才想起来,电话那头已经没有您的声音了,那个怀抱也已经不在了。那种感觉,像是脚下突然踩空了一级台阶。

有时候我会想,天堂是什么样的呢?大概是没有病痛的吧。您再也不用吃药了,再也不用说喘不过气来了。您终于可以轻松地走一走,穿您喜欢的那件碎花衬衫,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,和您年轻时一样好看。

妈妈,我也老了。每次想您的时候,我就觉得离您越来越近了。

今天是母亲节,花店的康乃馨卖得很火。我买了一束,放在您的照片前面。照片里的您还在笑,眉眼弯弯的,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。

妈妈,我不知道这封信您能不能收到?天堂大概没有邮差吧。但没关系,我相信风会把我的话带上去。您若听见风吹过窗棂的声音,那就是我在说——妈妈,我想您了。

母亲节快乐。在那边,也要记得快乐。

儿子 家俊
 2026年母亲节

周六的公园里阳光明媚,我坐在长椅上,不远处有个大概30多岁的男人探寻似的表情,走向好几个人,得到的都是摇头,或是漠然的回应时。我知道,接下来他肯定也会走向我。

果然,那个男人把一台手机给我看。我几乎判定他是在推销手机,才被拒绝。现在应该很少有人贪小便宜,去买这种售卖的手机了吧?但事实是,男人说:“不好意思,我手机突然‘死机’了,联系不上我老婆,我很着急,有一批水产货,她在等我的电话,你的手机能借我打一下吗?”碎片化的语言,在他两条皱成一团的眉头,都要夹死好多只蚊蝇了。

我没犹豫,就借给了他,他说着谢谢。他很大声地打